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目錄

君子愼獨論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懍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愼而自慊之功密其閒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麗於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爲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其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遲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

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愼之又愼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愼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愼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愼亦失當心必麗於實非事物則獨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
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
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
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
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
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
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
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眾
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

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

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寔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寓詩人戩穀俾臧之義既而師宗竇君垿及某君某君皆踵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爲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戴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師而拔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淩渝安何商隱沈后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庵江藥園諸子

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冀元音之際殆於遯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裦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宅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貲積以自存旣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鶩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㪚焉而吳竇諸君子獨相尋於

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湊渝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疇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痛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譏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竝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國家歲值大慶必推　恩羣下褒及所生而吾師昆明少司馬黃公以乙巳　覃恩得封我太公通奉大夫太母太夫人越二年丁未太公壽八十太母亦七十有四是歲春初　天子以海內清晏太和翔洽必有人瑞以潤色休嘉　詔問一二品大臣有親年八十以上者有司以　聞於是協揆濰縣陳公司馬江甯何公倉場侍郎新城陳公之母司空濱州杜公之父及吾師之父母竝以遐齡上徹　天聽賚勞有差其三月爲太公攬揆之辰黃公稱觴京邸以揚家慶而銘　君恩門下士相與言曰陳何諸公僅有母杜公僅有父因其所慶或偏所邺獨吾師以

名儒位九列而二親大年賓敬不衰計德度祉當世無雙吾輩宜以文紀其盛且遥致私忱於太公若鞠𦞦奉斚者乃以誘國藩國藩伏思自宋畏濂以壽文入集厥後踵爲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頌雖以歸有光方苞之博通不能洗此陋習夫無故而敘述人之生平事蹟與無故而頁人以譽二者皆達於文者之所譏也惟因事而致其敬相與爲辭以示不忘則古多有之其爲辭也貴約而韻質而不蔓君子尙焉吾師自總角以逮服官壹秉庭訓其初入學則督之以討源之功先本而後華及視學四川無日不函戒之蜉孔之難畧士之十拔而虞一失官京朝無時不寓書而申儆之富貴之靡常職思之不可須臾隕

故吾師仕卿貳而不驕年五十而恂恂有弟子之色未始非庭
闈警敕之所致也今太公太母皤然爲天下大老親見其子爲
聖主所毗道德文章冠冕人倫其娛樂葢可度而知而吾輩
出門下者獨撫其教子之大節爲之祝詞以託於因事致敬之
義此固吾師所深願諒亦太公所許而不甚斁者已於是及門
各獻祝辭而國瀋爲之唱且爲序之詩曰
我　皇膺運膏流滂溥誕降酯耆龐眉俁俁實育公孤陳何與
杜維我黃公有恃有怙恃也圜綺恃則孟桓　帝褒厥德天露
有溥春迴南詔日永長安仙醞三爵僚寀同懽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五月上旬爲衡山荻堂文先生七十生日嗣君小南以農部入貲　樞垣先二歲迎養京師至期將觴賓於邸第以博堂上一日之懽於是鄉之人官輦下者各爲詩篇以致頌禱奚斯歌魯奚邱獻齊幼之祝長與下之祝上其誼一也既成冊以授國藩而屬序焉竊嘗維人之所以久視於世大端有二一者所踐甚厚居能移氣傳所稱取精多用物宏亦自足延歷歲年彼得之天焉者也一者履孝蹈友至行純備其精力不使敝於亡等之欲其憲氣所返亦自以貞於永久此古守身之君子所從事者也外是二者則滔滔凡民天下皆是實焉以

生懵焉以長積日既多亦不得不謂之修齡要之無譏焉耳先生總角孤露公私赤立非自營不得晏食非自償不得就學其所踐之不厚而不克一日爲質焉以生之凡民亦可知矣先生茹艱積苦痛繩於學奉母之敎事有命雖大不濡過有敕雖細不貳既而餼於學官貢於成均母王太宜人每告人曰吾寡居四十年所堪報地下者有子克家耳方贈君琴臺翁之棄養先生甫四歲有弟二齡耳先生既績學發名而弟鬱悒不得伸又以脫略損資產及其逝也先生盡償其責恤其嫠而再以己子嗣焉由此觀之所謂履孝蹈友至行純備者非邪洪範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如先生之

興矣而夫人卒帥初不變非布衣不御非粗糲不甘益余得之見聞者如此夫稱述艱難以慰膺者而飭無窮君子之義也賁人以訣而長溢志亦非君子所宜出也以文安公創業之劬而夫人承之之不易推察受福離祉之由亦豈惟型吾鄉哉雖風天下可矣然則撰擬祝詩附諸古義以博長者之娛而與編修昆季相劭勉者宜在於此不得在彼於是鄉之人各賦一詩別繕爲冊而國藩和之且次其語而爲之敘詩曰

九疑南奧有濂一谿在宋嘉祐大賢所栖閎祀七百閎儒纘烈光輔　聖清爲天喉舌雖是閎儒遺家未肥舒屯倚困爰有淑妃宛宛女宗亦班亦姞百艱在嘗曰甘如蜜台星雖悶婺女孔

明暉譯四濩宜矅宜康亦有似君三館之特開閶觴賓以聲母

德有酒如池有羞孔時四筵盡醻各補笙詩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國家歲逢大慶嘉與臣下既褒揚其所生又令私其尤戚者得推己所宜膺之封以貤封之所以廣仁播誼至無已也道光二十五年 皇太后七十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凡一命以上無不得曲展私親吾鄉黎樾喬侍御既榮其先人因謝己所宜膺者貤封其伯兄梅村先生爲中憲大夫兄嫂爲恭人明年函錦軸齎至其家又明年梅村君六十生日侍御謀所以篤兄歡者乃放蘇氏兄弟以詩相壽之義自爲一篇以寓祈禱又匄鄉人之老於文者各賦一章爲老人光悅既繕冊以授國藩而命序焉且言曰吾兄天性樸誠少依王父嫻篤幼儀王父衰耄雖卯

也哀毀如成人及事二親雖老也愛慕如嬰兒親有所欲不以貧而不致諸弟有所求不以瑣而不謀與人無賢愚一飲以和里有爭搆一諭以理切若難釋徐亦枝開節解怗然各退故自家之子姓鄉鄰之衆寡無不沐其誠服其直所之亦之焉有役則趨焉吾嫂陳恭人祇順劬恭摯女師慕益侍御爲余述者如此近世以來士大夫相與爲縣遁之言縣遁者設與之論東方則泛稱西事以應之又變而之北或變而之南將東矣則詭辭以遁之虛懸其語而四無所薄終不使其機牙一相抵觸友朋會合沓雜而問暄同唯而共諾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則擇其進無所拂退無所傷者言之一有不安終不敢言一時[illegible]爲

孤縣善遁之習背怨向利所從來深已往者辛丑壬寅之際海國不恬侍御日夜憂維傾智倒慮思效片語以補萬一國藩頗感其誠又嘉其直今即侍御所稱梅村君者覩之以里巷雀鼠之小怨無關於己之端且竭誠以行直道如此況於身有言責而目擊艱大者乎昔司馬相如讓巴蜀之民不能急公冒義而歸咎於父兄之教不先然則侍御慷慨樸質之風亦可知其所自來矣君之仁於鄉者如彼敎其弟子以施於邦國者又如此其造福於物蓋未有量豈論區區一身之康强久視者哉余善侍御之壽其兄有道既推明其所以而因以旁及乎薄俗之不可常使覽者有警焉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李氏南疆繹史嘗以掇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塋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無以興敕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為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　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顧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為賈杭州是為烈婦之夫烈婦生而

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齧刺十指瀝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貿遷於杭家中有無壹仰烈婦裁宂而緝匱贏事而緉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閒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檛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尸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長曰聘賢季曰茂卿至是茂卿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

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　朝乃蒙　恩予旌表又數載以
可學官某官　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
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寖寖昌大矣維明季之亂
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
偷活無幾時旋亦同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敝
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愼之須臾如烈婦
之光顯豈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枏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薊其

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酖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循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貟中設子母礮佐以鳥鎗近則發擊之騐人與火鬭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

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厥於是有送部引　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閒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刦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　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鄉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眾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

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衞辭曰彼眞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衞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若曹

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屛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厤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柰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游擊罪在不逭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　朝廷并包海外荒額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覘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

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嘘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飭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强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武會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武會試外圍既畢事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　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伏念臣楚南下士至陋極愚仰荷　聖慈逾格由翰林洊陟卿陪負乘之占夙夜兢惕復膺　簡命承乏於茲益用廪廪如不克勝謹偕臣慶雲悉心核閱取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臣嘗深繹其言若廉藺在趙強秦不敢加兵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牧及夫衛霍三明之徒亦威棱四際所在立功彼其名將之精神足以震懾萬里之外而人主之

求將亦以精神感而召之所謂戰勝廟堂者也自唐宋以後招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案圖而索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額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驤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　朝定鼎以來威燀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往往有熊羆不二心之臣肩比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采干城之選至周且當顧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

錄無用者多亦儳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鈐之材之必入於此不遺於彼臣誠不敢以自信獨念　聖天子神武震爍臣等憑藉　寵光亦足增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藺魏尙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忱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目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散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

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聳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夠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弃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

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儌身心以役於眾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眾好之場者又因以自儆焉

曹頫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往余讀後漢書列女傳竊怪范氏自誇體大思精而不達於修史之義蓋司馬氏創立紀傳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獨賴有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聖君賢相瑰智瑋材謂若而人者皆以倫次乾坤法戒來葉而范氏乃取數女子廁其閒於經世之旨何與焉且其所載如桓孟之流皆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之迹抑又不足述私蓄此疑久矣旣而思之天下者合億萬家以成天下者也一家之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而女子所處往往有艱難迫隘處之曲當卽日用飲食之恆雖神聖當之不能越乎其軌然則婦女有可稱述固不宜聽其幽隱而不

彰則范氏立篇之意誠亦不爲無見也同年友曹潁生侍御之繼母李太恭人未笄而歸贈公禹川先生歸五年而寡處贈公之仕江西旅橐如灑其歿也責負如山太恭人盡徹服御壹償循逋既歸櫬堂上老姑年八十矣欲以夫喪入告則重傷姑心乃詭稱遷官遠郡外則箴帨侍姑内則椎胸茹痛其視侍御兄弟戒敕而違嚴逾所生者倍焉顧望而慰喜逾自得者倍焉侍御爲詞臣無日不厲以本原之學官諫垣巡視輦轂無日不申儆之以 君恩之不易案牘之不可以漫慮國藩嘗即是求之豈所謂門内庸行無絕特可驚者邪抑艱難迫隘處之曲當神聖不能越其軌者邪今年春爲太恭人六十生日鄉之後進年

家之子相與作爲祝詩以致祈禱而命國瀞序其端末世稱誦女史好道其奇特者或有刲臂徇身之事駭人聽覩而若餙之婦貞持數十年冰蘖百端兢兢細務反不得與彼激烈者速一日之聲譽參觀並論久暫難易較然可辨自范氏創立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爲之率以奇特相勝尚以新耳目而止而門內庸行恭儉劬苦反或置而不道使高者慕義而過激常者無稱而不知勸而後知范氏之識猶有見於古聖人正家之大原而未可深爲譏議也余既承同人之屬爲敘述其厓略而因以明夫至庸至難之道不事畸異爲修史傳列女者訓焉

楊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予既與湘潭袁漱六編修爲篤古之交又申之以婚姻於是通知其內外戚好與其賢懿長者之行歲在戊申某月爲編修之妻之母楊母張孺人七十生日編修來告曰往予家居歲時慶燕則鞠跽捧觴爲尊者壽今官桂朝籍而外姑既耄不克前獻一尊於心嗛焉擬爲詩一章遥展私忱祝其彊飲彊食深長難老使妻之兄弟歌之以侑其親子如踶余則請爲敘述作詩之意而併致之對曰敬諾編修遂言曰外姑吾邑張顧堂先生之孫幼隨祖父汾州同知任張故巨家也年二十歸我外舅武陵楊介亭先生先生之父雲齋公官邳州知州外舅姑並侍官所

邳州君之爲政挈鉅釐細秋豪必躬傾身從公凡私家之務外焉委之介亭先生內焉委其賢配劉太宜人而外姑實贊襄之矣外姑黃姑之勞代夫之劬先衆手而作後一家而息飲饌旨甘非親調不以進囊篋瑣雜非手鐍不以告由是閫署疏戚必是之爲倚僕婢必是之爲服邳州君既罷官家湘潭旋捐館舍介亭先生以哀毀得心疾或旬歲不省人事而劉太宜人亦以年邁羸弱不時病作外姑兩侍湯藥夙嚴莫戒既煩且殆未幾而太宜人棄養介亭先生亦貞疾不瘳沈廢二十餘年外姑飾性篤終畢慮自支自藥餌以及諸奇珍產凡可以衞夫之病亡所不致自已身以及子女之耆凡所以損家之故亡所不嗇盇

其行誼之稱於人者大率類此國藩竊覵世祿之家習佚崇奢
安坐而不事事其端多起於婦人孺人以張氏之子室於楊氏
張氏屢葉承明青赤之綬數十孺人祖父皆爲外吏叔父經田
巡撫貴州慤田守衢州慧田官教諭而楊氏以宰相尙書之後
華轂高葢世不絕人孺人內外名家履豐薦盛其勢宜日卽驕
靡乃惇謹樸懿壹法乎貧薄遠慮者之所爲可謂秉心塞淵較
然拔乎塵滓者也其膺多福不亦宜乎編修之爲是詩亦頗表
其履泰思約之德而推原其壽康之由故余爲敘述大凡亦以
忝居婚媾之末欲使吾家女子聞此風範知所效法焉

荆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物有初卑或高其終有祕於後而室其躬陶公之山潛蟠卌載雙雛雲興呿騰滄海持鐸再徊當陽荆門祁祁學子如飢授飧刑獄有箴扃仁孔汞胡德之遐光不長炳八龍岡下斑竹原中埋我銘語載奠幽宮

錢港舫先生制藝序

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之老成夙學篤於文律者恆困頓無以自拔或終身不得當於行省有司之試而其所教之子若弟往往分沾餘技飛騰遷化以去及吾來京師究詢四方魁桀特達之士其先世多亦不遇始謂不閎不亨不詘不信理則然矣既深求其故抑匪直爾也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有司者無以發覆而鉤奇則巧爲命題以困之乖割乎經文鉥析乎片語由是爲文者有鉤聯之法有補斡之方有仰遏俯侵之患名目既繁科條日密雖過百人之智窮十年之力猶不能洞悉其竅郤及其徹於心而調於手而齒已日長少時英光銳氣

稍稍衰減矣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自其未冠已別開簡易於纖仄曲徑之中使其才得以自騁故前者難而因者易勢固爲之也予與烏程錢君崙仙同舉進士同出江陰季公之門官詞曹也同居於僧舍使蜀中也先後同持文柄間出其尊甫港舦先生遺稾示予又知兩家庭訓所歷之艱苦曲折同者十得八九而不合者蓋寡焉予之蒙陋於家大人之學百不承一卽崙仙亦嗚一時視先生之孤詣覃思要亦不無少遜焉故敘先生之文而發其例於此庶使有衡文之責者知所措意也夫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予自道光乙未以公車應禮部徵卽與同年友曹君西垣相善時則有若鄭君敦謹鄒君振杰金君樹榮王君汞時鄧君庭枏數輩皆朝夕聚處醉飽驩虞意氣丰盛明年各報罷歸去又二年戊戌予成進士假歸一載而後還朝西垣亦再返再上不常處京師然予與西垣未嘗帀歲而不相遇在京師未嘗五日而不見見未嘗不深語未嘗偶有射志也夫人情多溺於所同而蔽其所不見與野人道嚴廊纓紱則茫然而駭與世祿之子語米鹽艱苦之事則倦聽而思臥予與西垣皆貧士也自先世忠厚之積田家耕織之劬閭里歲時問遺之狀兩家大率相類故

常抵掌稱道彌瑣細而彌津津焉西垣之稱其親鬻樓先生也以爲勤無隙休儉無毛棄推讓舅弟卻肥而取瘠教督孫子多苛而少貰稱其母柳太孺人也以爲奉事舅姑勺水必親嘗鞠育五子寸縷必手製皆與吾父母之行若合符契以是西垣於諸同年中尤昵好矣竊嘗慨夫世之馳逐於名位者營營焉而未有已時予壹不知其指歸謂何方寸之口一日之需無幾七尺之軀一歲之靡無幾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而人皆曰爲榮親計夫親之所賴於子者定省甘旨疾痛苛癢請席請衽亦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求而不得遠遊遲滯而父母之年加老焉至於衰耄而心思一見其子而口不言者往往然也人坐不察

耳國藩竊祿冒利去家十年即西垣覊留京輦亦越七載於茲此又吾兩人所每懷內疚而未敢須臾忘者也歲在戊申西垣以敎習宗室子弟期滿 天子用爲縣令將歸覲其親適直先生及太孺人六十壽辰同年鄭鄂諸君咸爲詩贈送而屬國藩序之予乃追溯夫歷年之交契因槪論事親之道在此不在彼者以勖西垣安居而弗出而誌予之愧焉㬋樓先生及柳太孺人聞之其將陶然而盡一觴也夫

王靜庵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國藩嘗讀孝經竊歎仲尼所偁之孝與今之爲人子者之從事則不侔矣其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爲道各不同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貴有常尊賤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親而無敢妄于後世以制科爵人或布衣旦莫而至公卿於是人子咸思以祿仕尊其親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徼幸躁競之徒皆得藉口於榮親之說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一矣經又曰立身行道顯名於後世古之所謂名者有孝悌之實達乎州巷播乎上下稱其內行無虧焉爾後世輕德術而右文藝雖有曾閔

之行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一藝之能一文之善至薄也而國人稱願父母亦嘉許焉否則聞譽不著父母不忻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二矣居今之日而悖俗從古不藉祿與名而悅其親者雖賢者有所不能賢者之異於衆人獨能於祿與名之外别敦古人之至行以自力於門以內而已同年友王君靜庵惇樸而愿懿自其少時聞望已傾輩流既成進士官水曹所謂祿與名亦既兼得而其內行肫焉常若不足奉母楊太宜人在官夙問而莫勤言讋而行惕每食毋以將子子以慈毋未嘗不展轉溫劭每寢未嘗不再三周察爲子稱太宜人之德自相夫敎子以及娣姒僕婢澣濯刀匕之微未嘗纖末而不述言

及贈君東堂先生之遺事未嘗不嗚噎語太宜人少歲飢㶣阻勉之狀未嘗不茹喟無窮也余以是敬之處今之世競逐於聲利之場而其所事壹合乎孝經之道固吾靜庵之自厲乎抑太宜人之敎於子而施於家者有以軼乎恆俗萬萬矣今歲十一月爲太宜人七十生日同人多爲祝詩屬國藩敘其端余以素欽靜庵之至行不敢以未義陳長者之前因慨論夫古今言孝之變以勖靜庵亦以自策於隱微焉

孫鼎庵先生六十壽序

程子有言科舉之學不患妨功但患奪志蓋學者之始業於制舉之文也未嘗不稽經辨義求肖於聖人之言以得有司之一當其志猶射者之在鵠無惡於君子也其後熏心仕宦外以印綬嬰其心目內習一切苟得之術猶挾寸餌以釣巨魚既得則弁其綸竿而棄之曩時稽經辨義之志乃大爲纍纍若若者之所奪此先儒所用爲慨然也通州孫鼎庵先生阜學而績文其於六經之藴百氏精義之說亦既轢其庭而據其席矣乃屢應舉而不售十進於省試五上於春官僅而得償一似汲汲於科舉者及其既得則絕意仕宦去之唯恐浼焉其所求者正鵠反

身之道而所棄者紛華溺心之場是豈非志定不奪之君子軼於末流萬萬者哉人之意量相去什伯千萬至不齊也鈞是試於科目也或爭榮一時偷以攫取富貴或謀慮深遠爲積累無窮之計各蓄所懷若背馳焉先生之先人自高祖以下兩世成名進士官中外各有聲先生念非發憤特達則無以趾前美而啟後光於是既自繩於學復篤敕其子先日出而興後雞鳴而息寢有誠食有警迨甲午歲與嗣君藺檢學士同舉於鄉而刻厲不改既而學士官詞曹屢操文柄門下士以百數而先生猶不改又數年以甲辰得雋禮部投紱歸去高臥林下宜可少弛矣而自繩以課孫者卒帥初而不改窺其意以爲不得有司者

之甄采終無以驗吾學之果成與否而子弟少年桀驁之氣非繩之以帖括繁重之業終無以內於程範而上紹累葉詩書之澤於此見先生之意量爲何如豈與夫尋常試於科目者比並而論短長哉今年十月爲先生六十生日同人各爲祝詩彙書成帙屬國藩序其端余與學士同登乙科又忝翰林後輩幼承庭訓聞家大人之論急於科舉而濟於仕宦者又與先生之識趣相類故掇其大者著於篇冀以博長者之歡娛若其刑於家而式於鄉醕德穆行所以昭令問而膺多福者雜見於同人詩歌中非甚緒要遂不及云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宜人甯鄉縣學士楊君開梅之孫處士應灼之女善化貤贈奉直大夫夏君諱某之子婦贈奉直大夫諱某之配也宜人在家則溫恭孝曾偏獲於親擇所宜歸莫良夏氏既歸事舅貤贈君及姑劉太宜人逆志而籌之未命而赴之甘旨之調不躬不進贈君前所配黃宜人者已早卒僅遺一女有兄與嫂亦卒遺三子贈君又仍歲多病家無鉅細壹委宜人宜人共潔祭祀斟藥禮醫裁羸補絀公私井井視前女如己女不敢毫末替焉視已子如從子不敢毫末加焉督諸子之學日省而月稽師塾之饌豐倍其室就試於有司出必戒反必詰其見錄也悅而不溢其

黜也赦而不怒以是諸子皆底於成道光十七年次子家泰舉於鄉又三年庚子長子家鼎舉焉又三年癸卯季子家升繼之又二年乙巳家泰登名於禮部主政於吏部值　皇太后七十聖節　天子大孝錫類遂得　覃恩褒封兩世而家鼎亦以是年充　景山官學教習益自贈君之歿至是二十年中開郡縣行省之試獲雋者無歲無人而婚嫁喪紀之役亦薦至不絕皆宜人一心營治而亦以勞肄甚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卽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甯鄉黃花塘鳳形山之陽有子男六人長次卽家鼎家泰又次家豫太學生又次家謙早卒又次卽家升也又次家賁出嗣從祖兄弟萬

程後女二人長適蔣前卒次適侯孫男十二降服孫二人孫女八曾孫女二人宜人覽仁周摯救困如焚深達大義不徇私愛疾篤顧言曰寄語鼎兒泰兒努力當官無以家爲念以二子時在京師也將奔喪以銘屬國藩越二年乃銘之而追內諸幽銘曰

杞恪實周別氏維夏承馥遠牟踵興達者宛宛女宗亦大其閭迪將多子竝騁天衢諸孤遺經廿年手澤彰其羣起下報我特報以吾職不告實勞職之靡負厥伐斯高鑴於樂石千世其牢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

道光二十有九年春正月吾友江君岷樵以縣令之官浙江將行告別於常所交知其色若歉焉內疚或問之曰得百里而長之以子之才行子之志天下之至裕也吳越湖山天下之至怡也而子歉焉疚者何也岷樵曰古者學而入官非以官學也吾智術短淺無以澤人一負疚吾父今歲年齒七十吾母六十七矣舍晨昏之養而從事簿書其或不職又詒之羞二負疚抱此二者吾奚以自克於是交知感其意既以言贈別又別爲歌詩致祝於封翁一峯先生與陳太孺人願長者眉壽無替以慰爲遊子孺慕之心既編次成冊乃屬國藩序其端蓋先生之少則

貧之甚矣無田以爲賴乃授徒而內其執贄之儀曰儆而手疲昕警而夕戒終歲之入以十之六仰事堂上而中分其四半以爲俯畜之需半以急鄉里之義舉邑中立賓興會以贍寒士省試之資行鄉約以殲妖賊之反側皆先生發之其赴義也蹈人之所不敢爲而其自奉也極世之所不能堪太孺人承關緝匱壹秉夫志或累歲食粥而舅姑甘旨甚渥也國藩與岷樵知好以來爲余稱述者數數矣人情莫不躭逸而惡勞饕富貴而羞貧賤至學道之君子不然或忍饑甘凍窶於原顏而其中坦然有以自愉或峩冠曳綬呵前衛後而憂思展轉若旦夕不能自安者彼各有其志也南面而君一邑息動而雷震頤指而風行

僕從一愁百姓重足識者因當自惕不當自憙而浙水東西自辛壬海上之役創夷未復有司者又刮其脂而吮其血譬若醫者撫積瘵之人有不蹙頞而思所振之豈情也哉岷樵自被命以後諏賢而訪友思其不逮而虞其墮職惴惴焉內疚無已此與先生之安貧自樂其志趣同耶否耶吾聞岷樵之需次入京師也先生屬曰吾不願女以美官博封誥無使百姓唾罵吾夫婦足矣於此見君子之教子視世俗相去何如而岷樵所以娛親而養志者宜何道之從哉諸君子之爲詩依於古人戩穀難老之誼所以祝禱先生與太孺人至周且厚余乃略述先生平日學道之意以期岷樵之篤信而謹守而因以博長者之驩

娱凡居官而言養親者覽吾斯文亦將有所興起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䄄人李世德雷再浩爲亂於湖南之新甯有司檄遠近有能禽賊予白金五百兩於是吾友江忠源岷樵應募部鄉兵縛賊送官司取所謂五百金者歸獻堂上爲太公壽太公曰長吏以賞罰驅民嬌而不受是隳上之信也貲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剋己之廉也信墮無以馭衆廉剋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圮久矣若捐此金以興修官必嘉之衆必和之衆與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勳也岷樵從太公言乃歸金於官而上其議長寶道兵備使者楊公聞之大悅亦輸助五百金知寶慶府事某公知新甯縣

事某公各捐若干金以助役邑之士夫耆長亦鼓舞輸財爭先輦運兵事之後刻日興工人人如鷙鳥之願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隸各有邊區與他省所隸相際去會垣動以千里往往萬山叢薄歧徑百出奸人亡命嘯聚其中伺隙而爲變捕之此則逃之彼鳥鼠奔竄不可窮詰或攻破山城據爲窟穴輒以號召叛徒聲生勢長相望也若鄖陽際陝西湖廣之交南贛際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傑王守仁之才經略數年僅而得安而南山老林際三省之交嘉慶教匪之役喪師縻饟乃至不可勝計新甯亦山國也實處湖南廣西之交匪人煽結卵育其閒畋蕞爾之山城而欲據而有之屢屢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藍正

樽以一亡賴揭竿竊發幾欲隳城而殺守吏曾不一紀李世德雷再浩踵而逆命豈不以下邑孤遠城郭不完有以誨盜而起亂萌哉如又不從而修葺之數歲以後餘孽復滋將恐一逞於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長恃之以爲晏然乎於是岷樵以二十八年二月舉工先治城之四門有樓歧然而高有闉儼然而堅赤白煥然而改其舊遂次第興築雉高於前者幾尺培而厚者幾尺補缺垣若干丈增脾睨若干都計土工幾千幾百石工幾千幾百金木之工幾千費錢幾百萬以二十九年某月畢役自是有可守之險寇賊不敢規以爲利矣岷樵之來京師也屬余敘其顛末俾後之守土者不時繕治無苟毀成功云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乙一毫芒而蘇氏亦曰

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咿嚘蹇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閒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閎爲隘爲謙

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瀋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嚮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

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祭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莅官禮部今殁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妥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

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爇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慴于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旣敬告所以因爲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覊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爲歆鑒

詩曰

皇頡造文萬物咸秩尼山纂經縣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

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
師保如臨進退維傴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
我來戾止神其安怗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爲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爲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源委國藩於公爲六世孫公之行事不盡悉謹按家乘及傳聞於祖父者以表於公之墓道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𧧑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沒後子孫歲分其租以爲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三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爲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𧧑塘灣之田族之人又於嘉慶壬申議永爲公祀田矣獨公之墓未修族衆憂之家叔

父乃慨然任之糾工不一月竣距公沒時已八十餘年矣公生於康熙甲戌年二月廿三日辰時沒於乾隆甲申年八月十五日巳時配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亥年三月十二日未時沒於乾隆甲申年三月初二日子時合葬於湘鄉大界鄉羅家屋場後之陽子六人長楚材次輔臣次文炳次明德次秉山次容若國藩乃公次子輔臣公之元孫也銘曰

昔公創業源遠流長服疇食德寖熾而昌莚龍鬱積有耀其光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已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鈔校朱墨竝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

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騖瑣瑣不以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貸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益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没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徼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没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

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纚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茲吾之世江漢之濆有志於學者一二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

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漢陽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墀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蒙甄敘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書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驟曉其孤世圭尤幼即他日長大終無以窺尋先人甘苦季父孰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即別爲家傳鐫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貺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樸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壘圖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圈府以叉互交錯成圖不爲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

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婦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合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實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

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
睢因竝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
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据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
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以道光
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
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
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
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
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
分無憾益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

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爲
發其擇術之意既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孟子要略敘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茮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閒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茮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

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茱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益深造自得則夫浹於心而

味於口耆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旣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

夫曾國藩又識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氐以剛直葆其本眞其囘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茍延精理已銷㤟榦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橈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

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誾誾不詘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爲圓矣既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槪度量也間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煢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祗順惇篤尊尚節義益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獸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

漸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婷耎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敎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著先生之節槪因推　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為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為續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　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　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聶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為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

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葢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尚何精詣之有哉我

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繇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 離宮待漏盡午而後返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

徒宴會賓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覩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葢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寶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疢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錢塘戴府君墓志銘

錢塘少司馬戴君既葬其親資政府君王太夫人六年未有以聲諸幽乃以命其友曾國藩國藩爲譜其系述其行紀其恩遇因及其息以識其葬其系曰周植湯後於宋幽王時宋公謚戴後遂以公族爲氏聖與德抉經闡教襲爲通儒傳至南唐安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恭子耆始居新安之隆阜孫處居上溪口仍世爲徽人至明崇禎間有一美者仕浙江都指揮經歷子孫遂爲錢塘人曾祖承荃祖承徽考佳璸兩世皆封朝議大夫朝議君生四子長道亨鄉試爲舉人次道立議敘府同知次道泰府君諱道峻字升甫其季也王太夫人考曰通泗 贈

奉直大夫其門族自爲風氣杭人甲乙目之其行曰府君綜治羣書不以一流自域不與橫目之民爭利不與逆擭者校曲直改葬長兄之墓迎主於家而時其祭從父墓崩易棺而遷葬又葬其姊之夫又葬其師之無主後者少嗜碑碣繼耆古扇聚以千計老耆古金泉刀布幣兼收博考既寄於三者乃冥於萬物陶然自娛不爲執必凡譽毀窮通有亡壹等齊之終其身不以關於慮也太夫人操作暇豫而供具倍於衆手御下無甚色而僕婢肅然嫁衣燬於火而無戚容將死而無哀語其恩遇曰府君既補學官弟子七試於鄉而七黜以子熙貴　敕封儒林郎

誥封朝議大夫既沒而熙躋卿貳　國恩例晉資政大夫太

夫人初封安人繼贈恭人亦例晉夫人其息曰男子三人長鄭
熙以翰林三直　南書房再視廣東學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
曰煦府學生明天官算術次曰燾議敘府同知女子四人皆歸
士族孫十一人有恆府學生以恆之恆縣學生可恆如恆果恆
其恆斯恆所恆自恆爾恆孫女三人曾孫三人兆登兆春兆衡
曾孫女一人其葬日太夫人卒於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
六十七明年九月十七日葬於西湖之三台山麓越七歲道光
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三郎以其年十
二月十一日舁太夫人之域而合葬旣固旣虞永貞無紀銘曰
錢王湖濱有一士十年　內廷書畫史曾使嶺南萬里行又坐

樞府統九兵是爲府君之令子實奉老親葬於此既葬六載吾爲銘下告誰何上日星

跋衍聖公孔恭慤公墓志銘刻本

漢碑載乙瑛韓勑史晨數人者有功於孔林甚鉅而史君二碑既載其請祠之章又敘其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井種梓守冢諸績至屢書不一書功亦夥矣此碑載恭慤公本以聖人之冑而其有功孔林又百倍於前哲若更得善篆隸者大書重刻異世流傳豈僅與史君輩比烈哉

崇仁謝君墓志銘

君諱廷恩字拜賡姓謝氏少則貧甚讀書裁盡論語遽去而之農又之商南入閩西入蜀逐物貴賤轉徙常贏嘗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金六百入君君密歸其金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鄧氏由是厚德君遠近布聞人人爭欲相倚助矣亦有天幸所居恆獲累致巨萬義輒散之爲縣建義倉構廩四十二間貯穀萬六百石捐金凡千三百斤建育嬰堂捐金二千兩家置宗祠捐穀若干斛郡縣立羣祀廟捐錢若干緡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修之資新進生或貧乏無所出則又爲捐四百萬錢君弱冠孤寒蜎蜎赤立商賈所入盡委義舉苟利於人不以絲毫自

為顧計苟力所能劬勞百於人不辭也自太守縣令爭欲致君君終不一私謁邑有大役長官杖任舉目相屬君亦不以他人規我稍為辟緇葢行之五十載靡財不可算而君年亦七十矣先是崇仁有黃洲橋屢修屢毀以資用浩博莫敢大興至是君出任之鎚石鎔金堰水淘沙眾匠束手仰君計畫橋成廣一丈九尺袤四十七丈費白金六萬而強以七十二歲而經始四載而畢畢工二載而君卒壽七十有七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也祖亮弼考上許並贈中憲大夫君以急公聞於　朝議敘巡檢候選又以子貴贈中議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淑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

郎蘭貊縣學生女五人孫男子十二人女子九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旣葬之幾歲蘭墀屬予爲銘而追事焉銘曰
民之豐約有尸在天彼富而吝終或餒焉貧而能施積乃如山
徒手十載富埒周公一毫匪義神鑒厥衷聚有神監散有天視
利濟宏多人天駢喜估畢豈久僅盡詹論因心之矩粲其經綸
光儀旣謚亦世承福載表徽猷以愧儒服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嗚呼維我王考神馭徂賓赴音來止今越五旬嗟我王考令德淵爍體秉純剛內含貞淑往在戊歲小子南旋扶依驩戲左右盂盤亥年歸　朝載違色矣行履過差辟咡無詔十年京國官檠私恚轉蓬浮徙莫傍本根吾　皇錫類褒封父祖志養則虧虛榮奚補三載寢疾侍藥不躬遂淪慈照允蹈鞠凶我父我母潸焉在疚小子雖頑不懲罪悔疇昔提耳彝訓猶存十墮一守痛愳難論歲將更始時物遷變敬薦庶羞祗希僾見尚饗

謝子湘文集序

嗚呼士生今世欲有所撰述以庶幾古作者之義豈不難哉自束髮受書則有事舉子帖括之業有司者割截聖人之經語以試其能偏全虛實斷續鉤聯之際銖有律黍有程而又雜試以詩賦經義策論其爲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而一二才桀之士既挾羣藝以應有司之求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以降其兼勝無已之心於是乎目欲幷視耳欲四聽敝精而費日終不能達於古人之庭者比比而是也古之爲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龐言肴其意趣自有明以來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點爲之圈

以賞異之爲之乙爲之鐵圍以識別之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將不然哉將不然哉南豐謝君子湘與予同歲舉於鄉又同登於禮部其羣藝見采於有司者固已超絕與人人異自君之生予嘗見聞而內敬之矣既歿而其弟出君所爲古文示予又知其志之可敬也益以流俗之墮於所謂一再厄者而以君之所得較之其爲踰越可勝量哉於是爲序而歸之因道其通患以慨夫末世承學之難焉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

嗚呼王考棄養三月有奇音容緬邈豈復可追疇昔笑聲千山震裂今則無聞厚地藏埶遊子遠宦萬里關山葬不執紼斂不憑棺期服去位古有行者竊祿不歸拘牽苟且上春初吉敬遇誕辰敢綴嘉旨用薦苾芬爰循國典遂釋齊衰在天靈爽儻獲惠來尙饗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羲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尚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

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渤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懾夷人之闞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　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留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　國家機務尤大者　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也故迹前說以互證亦以志

余不學之恥焉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莩絜論短長矣余嘗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

當日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豪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

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煊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益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冬十月

朱愼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炳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眾

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腆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鐫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闇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眾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合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淸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岐異未爲纇也予旣

受讀經籍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往余讀史忠正公集見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遺書五通又廿一日絕筆一紙其言至深痛不可終讀嗇視楊忠愍公獄中家書猶或過之乾隆四十二年我　高宗皇帝命摹勒史公絕筆於揚州梅花嶺祠壁而楊公手書亦於邇歲摹刻於京師松筠菴祠中忠臣志士或鬱屈於一時其精光終將大顯於世不可得而閟也門人潘生伯寅頤以周忠介公被逮時手札視余乃與前楊後史若出一轍雖號為三仁殆無愧色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為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為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嘗

忠介吳中就逮之時其駢首殉難之五人者顏佩韋等皆市人
周文元則輿隸耳彼豈嘗邀朝廷一日之豢養而且慷慨赴義
如彼況乎士大夫有綱常風教之責者哉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褉於人人亦褉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屨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疢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謠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

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駴國藩以　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莧冲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敦我末圓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劑如羽諧宮廣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鐊饎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

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淵鸞吾見亦寡二仲並殤化爲黃土
次葵次藉驂鵉如舞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茁玉立振振
長曰培基幼者培皇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
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
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